

红旗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解放

⑦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二二期

社会民主党怎样了解民族问题	斯大林著	师哲译	一
朱彭质问何应钦通电			九
苏北事件真相			一〇
日本的『新政治体制』是什么？			一一
汉奸托洛茨基份子破坏抗战的罪行	夏印	允中	一二
苏联人民纪念基洛夫逝世六周年			二七
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	允中 健之		三三
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在四年中完成			三四
百年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	韦文		三八
反对《日汪条约》、开展反汪运动			四五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郭洪涛		四九
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续完）	允中 健之		六七
关于帝国主义的战时宣传	吴文焘		七二
恩格斯传略（一八二〇年——一八九五年）	允中译		七五

第一二三期

反对《日汪条约》、开展反汪运动			四五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郭洪涛		四九
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续完）	允中 健之		六七
关于帝国主义的战时宣传	吴文焘		七二
恩格斯传略（一八二〇年——一八九五年）	允中译		七五

关于《共产党宣言》 柯柏年 ······

七七

为石逆伏法罪状前后分歧事王主任电政治部张部长明令公布罪状以正视听 ······

七九

真正的审判 托列士著 余光生译 ······

八〇

第一二三期

关于列宁的逝世 斯大林 ······ 八五

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实甫 ······ 八八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 彭德怀 ······ 九六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续) 郭洪涛 ······ 一〇一

提倡民族气节的必要 范文澜 ······ 一二一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的、整个的学说 ⊙加克著 博古译 ······ 一四

八路军指挥员新年电党中央致敬 ······ 一二五

关于《共产党宣言》(续) 柯柏年 ······ 一二六

第一二四期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 一三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 ······ 一三三

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 ······ 一三六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 ······ 一三六

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 一三七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 一三八

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 ······ 一三九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续完） 郭洪涛	一四一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一九四〇年战斗胜利统计	一四六
欧战一年余来资本主义国度的人民生活 唐乔	一四七
英国人民会议开幕	一五〇
关于辩证法理论学认识论的一致性 艾思奇	一五一
斯大林是联共（布）党底历史家 耶鲁斯拉夫斯基著 师哲译	一五七
第一二五期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一六七
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一六八
聂荣臻等电贺新四军将领就职	一六九
帝国主义战争与第二国际的崩溃 柯普兰尼著 余光生译	一七〇
旧刷新演 范文澜	一七八
贺龙等电贺新四军将领就职	一八〇
在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政府怎样坚持工作 孙志远	一八一
萧劲光等电贺新四军将领就职	一八七
斯大林底早年的哲学思想 实甫	一八八
冀中八百万人民抗议皖南惨案	一九二
斯大林是联共（布）党底历史家（续完） 耶鲁斯拉夫斯基著 师哲译	一九三
关于《共产党宣言》（续完） 柯柏年	二〇〇

第一二六期

毛泽东同志复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等电	二〇九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二一〇
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二一〇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理由	二一一
拥护我党七参政员拒绝出席本届参政会	二一二
边区文化界慰问洪深先生电	二二三
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底宣传活动	二二四
论华北现状 杨尚昆	二二一
帝国主义争逐下的泰国 吴文焘	二二五
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哲学底伟大贡献 米丁	二二八
十八次代表大会后联共党员数量飞速增长	二三三
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 艾思奇	二三三
消息报论列宁全集第四版	二三九
关于巴黎公社的讲演提纲 列宁著 柯柏年译	二四〇
巴黎公社七十周年 季米特洛夫著 陈龙译	二四二
苏联一九四〇年经济成绩和一九四一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二四五

第一二七期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	二五一
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 邓发	二五二
列宁斯大林与五一劳动节	二五四

批评国民党两面政策——抗日反共	叶剑英	二六一
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	张如心	二六四
一年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	曹轶欧	二七二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	艾思奇	二八〇
略谈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	景仁	二八三
毛泽东同志致电白劳德同志抗议美大理院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	毛泽东	二八七
白劳德同志复电	白劳德	二八七
马克思之为人	柯柏年	二八八

第一二八期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		二九三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二九三
边区中央局发布施政纲领		二九五
苏日条约之伟大意义		二九五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二九六
略论时局		二九七
战争中的第二个五一节	艾佛林著 岳鸿译	二九九
苏日条约所改变的和没有改变的	乔木	三〇二
反苏反共是没有出路的		三〇四
英属马来亚概况	余光生	三〇五
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伯达	三一四
斯大林同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雅鲁斯拉夫斯基著 心清译	三二〇

苏联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一四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	杨松
阿根廷共产党的五一宣言	三一五
发展是对立底统一和斗争	□·列本金著 允中译
苏北文协开第一次大会	三一九

第一二九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三一三
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	三三三
谣言与烟幕	三三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三三五
延安评论家评罗斯福炉边闲话	三三七
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斗争	高岗
延安评论家之对美在将来愿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之评论	三三八
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底变化	瓦尔加著 何锡麟译
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设	克寒
山城杂色	毅甫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	巧尔诺夫著 博古译
苏联在一九四〇年的经济成果与一九四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柯柏年译

第一三〇期

抗战中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

林伯渠

三七三

新的东方慕尼黑的危险 健之

三七六

苏联底对外政策 实甫

三七九

山东八路军四月份战绩

三八五

新四军第三师三四两月战绩

三八五

苏联红军军事训练的新改组 修可夫著 石味译

三八六

红星报论苏联红军之训练

三八九

太平洋风波中的菲律宾 云宾

三九〇

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设(续) 克寒

三九七

怎样研究《资本论》 王思华

四〇二

季米特洛夫传略 宗彦译

四一二

第一三一、一三二期

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四一三

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

四一五

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 朱德

四一六

本年一月至四月八路军粉碎敌『扫荡』经过

四一九

正面的相持与敌后的『扫荡』 萧向荣

四二〇

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 高岗

四二二

抗战四年来的中国财政 宣中材

四二九

莫洛托夫同志为反对法西斯德国侵苏广播演说

四三四

斯大林同志号召苏联人民反抗法西斯德国侵犯苏联的演说

四三五

苏德战争的爆发与为援苏而斗争 健之

四三八

苏联红军概况 景仁 ······

四四四

论创造性的学习 张如心 ······

四五三

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设（续完） 克寒 ······

四五八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 克鲁普斯卡雅 ······

四六四

苏联工业及运输业领域内党组织底组织任务 石味译 ······

四七〇

伸出的手 艾青 ······

四七二

第一三三期

一切为着希特勒主义之死亡

——论当前战争性质与行动口号 ······

四七三

英共党中央号召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 ······

四七六

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 周恩来 ······

四七七

十八集团军抗战四周年战绩总结 ······

四八〇

青年学习问题 凯丰 ······

四八一

苏德实力对比 健之 ······

四八八

抗战中大后方的农村经济概况 韦文 ······

四九四

皖南事变以来新四军坚持抗战伟绩

——大小战斗三百七十二次杀伤俘获敌伪一万六千人 ······

五〇三

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 叶护生 ······

五〇四

何应钦的反共新阴谋 ······

五〇八

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 奈乌漠瓦著 博古译 ······

五〇九

第一三四期

斯大林同志广播讲演	五一三
小资料	五六六
我们坚决的方针与不可动摇的政策	聂荣臻	五七一
当前各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的基本方向	冯文彬	五二一
希特勒统治下的人间地狱	五二七
在德国占领者的铁蹄之下	高富曼	五三三
巴黎在德国法西斯蒂践踏下	爱伦堡	五三五
希特勒主义的匪帮在华沙	托利亚·巴尔利斯卡亚	五三七
法西斯蒂在南斯拉夫的掠夺	Ξ·彼得里契	五三八
法西斯蒂铁蹄下被奴役民族的反抗斗争	五四〇
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续完)	奈乌漠瓦著 博古译	五四三
怎样写历史	师哲译	五五二

(本文登載在一九〇四年九月底「無產階級鬥爭」報上)

編者按：這是一九〇四年時候斯大林同志用喬治亞文發表的，而近來蘇聯馬恩列學院重新用俄文譯出發表的重要文章之一。這一篇文章中文尚無譯文，故本刊特請同志譯出，專載於此。題目上所說的「社會民主黨」，是指列寧斯大林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當時他們亦稱「社會民主工黨」。

解 放

一切都在變化着——社會生活在變化着，同時「民族問題」跟着它也在變化着。在不同的時代，各不同的階級登上舞台——而且每個階級都是依着自己的意識了解「民族問題」。明顯地，在不同的時代，「民族問題」就為那不同的利益而服務，看是那一個階級和什麼時候提出它，便有著不同的反映。

例如，在我國會存在過所謂貴族的「民族問題」，那時——當「把喬治亞合併到俄國」以後——喬治亞的貴族階級感覺到了失掉它們在喬治亞皇帝時代會享受過的萬的特權和威力，對於他們是沒有利益的，且認為「單純的國籍」是有損於自己的身價，會願望「喬治亞的解放」。他們因此想把喬治亞的皇帝和貴族階級放在「喬治亞人的頭上」，這樣他們便可以掌握着喬治亞人民的命運！這曾是封建專制的「民族主義」。這個「運動」在喬治亞人民的生活中未曾遺留下任何有形的痕跡，並且除了喬治亞貴族們為反對高加索的俄國的管理者而進行的個別陰謀以外，也沒有表現過任何一件著名的實蹟。社會生活底亦變，很容易地就足以使這本來很軟弱的「運動」根本破壞。真的，商品生產的發展、農奴制的取消、貴族階級銀行的必定，在城市和鄉村中階級對立性的加劇、鄉村貧民運動的加強等等——這一切給予了喬治亞貴族階級而同時又给予了「封建專制的民族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喬治亞的貴族階級分裂成三個集團。其中一個集團拒絕了一切的「民族主義」而且向俄國的專制伸手，為着以此而換得較好的地位，賤價的借款和農業工具，為着政府保證他們不受鄉村「暴民」底騷擾等等。喬治亞貴族階級另外一個比較更軟弱的集團同喬治

本期目次

社會民主黨怎樣了解民族問題………斯大林
蘇北事件真相

日本的「新政治體制」是什麼？

漢奸託洛茨基份子破壞抗戰的罪行……夏印、尤中
美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尤中、健之
百年來英帝國主義在中國………草文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冊零售
國幣一角八分

西爾教主和寺院的院長們給交了朋友，於是便把生活所追放了的「民族主義」捲藏在僧侶主義的卵翼之下。這個集團用著極大的熱情去從事恢復已被破壞了的喬治亞的教堂（還是它的「綱領」底重要的一條！）——「過去的權威的紀念品」——而且虔誠地等待這樣一個奇蹟的出現：使他們的農奴制度——專制政體的「願望」能够實現。

這樣，封建專制的民族主義在它的生命底最後一分鐘接受了僧侶主義的形式。

同時，現代的生活在我們這裏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民族問題。當着青年的喬治亞的資產階級感覺到和「外國的」資本家自由競爭對於他們是那麼困難時，它便用喬治亞民族民主派底口氣噪急地談到獨立的喬治亞。喬治亞的資產階級想用海關的城牆隔離喬治亞的市場，用暴力從市場上驅逐「外國的」資產階級，技術地提高商品的價格，而且用這樣的「愛國主義的」計畫求得在發財底場合中的成績。

喬治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目的，過去曾是這樣，而現在依然是這樣的。不用說，為實行這個目的，是需要力量的，而力量就在無產階級身上。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在資產階級的已經僵死了的「愛國主義」裏輸入活氣。把無產階級吸引到自己一方面是必要的，因此就有「民族、民主派」的登場。為着反對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消耗了很多的火力。他們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給與不少的誹謗，而且勸告喬治亞的無產階級離開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阿諛喬治亞無產階級，告訴他們爲了「工人自己的利益」無論如何要增強喬治亞的資產階級。他們綿綿不斷地向喬治亞的無產者懇求：不要危害「喬治亞」（或者喬治亞的資產階級！）。要忘記「內部的意見分歧」，要和喬治亞的資產階級講親善等等。但是無益的！資產階級的政論家的甘言美語曾不能够麻醉喬治亞的無產階級！喬治亞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無情的攻擊，特別是偉大的階級衝突——他把俄羅斯的、阿美尼亞的、喬治亞的及其他無產者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隊伍——給予了我們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以殲滅的打擊，且把他們從鬥爭的戰場上驅逐了。

「爲着恢復被污辱了的名譽」，我們的亡命的愛國主義者曾必須要「至少改換一下臉色」，至少要穿起「社會主義的外衣」，雖然他們並不能夠把

握社會主義的思想。於是在事實上，就有了非合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大膽的說——「社會主義的」機關報「薩哈爾特維洛」登台了！他們就這樣想誘惑喬治亞的工人，可是已經過了！喬治亞的工人們已學會了區別黑白，他們很容易地料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只是改換了顏色」，而不是改換了自己觀點底實質，「薩哈爾特維洛」僅僅只在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他們很懂得這一點，並且對於喬治亞的「挽救者」給與嘲笑！「薩哈爾特維洛」的吉諺體式底希望是達不到的。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發展在喬治亞資產階級的前進部份和「俄國」中間漸漸地建立起一座橋樑，在這些部份和俄國中間形成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聯繫，而且就因此動搖着那本身已動搖了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基礎。這也就是對我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第二個打擊！

新的階級，無產階級登臨 鬥爭的舞台——而且隨同着它發生了新的「民族問題」——「無產階級的民族問題」。無產階級同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有多大的區別，則無產階級所提出來的「民族問題」同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底「民族問題」也就有同樣大的區別。

現在我們講一講這個「民族主義」。

社會民主黨怎樣了解「民族問題」？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早就開始鬥爭了。大家都知道，一切鬥爭的目的乃是勝利。但是爲着無產階級的勝利就必須聯合一切工人，不管他們的民族的差異。很明白的，民族間的隔閡之破壞和俄羅斯的、喬治亞的、阿美尼亞的、波蘭的、猶太的及其他無產者緊密的團結，乃是俄國無產階級勝利底必要條件。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便是如此。

可是俄國的專制政府——俄國無產階級底最兇惡的敵人，對於無產者聯合的事業經常加以抵抗。它狂暴地追究着俄國底「異種」民族的民族文化、文字、習俗及機關；沙皇專制政府剝奪他們的必須的公民權，從各方面排斥他們，陰險地播種着他們相互間的不信任和仇視，唆使他們作流血的

衝突，以此表示出，俄國專制政府底唯一目的是在於使得住居在俄國的各民族相互敵視，加劇他們之間的民族分歧，強化各民族間的隔閡。於是就這樣更順利地分離無產者，更順利地把全俄羅斯的整個無產階級分裂成微小的民族集團，而且以這樣的方法給工人們底階級自覺性——給他們的階級聯合開拓着根基。

俄國反動派底利益是如此的，俄國專制政府的政策是如此的。

明顯地，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遲早是不可避免地要和沙皇專制之反動政策相衝突起來。而且也有了這樣的情形，並且就在這樣的基礎上發生了社會民主黨裏底「民族問題」。

怎樣破壞在各民族間建立起來的民族障礙，怎樣消滅民族的隔閡，使得俄國的無產者相互更好的親密起來，使得他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社會民主黨裏底「民族問題」的內容就是如此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的解答是：分割成各個獨立的民族黨並且從它們中間建立「自由聯盟」。

「阿美尼亞工人底社會民主主義組織」也肯定着同樣的話。

人們可以看見，這裏告訴我們的，並不是要我們聯合到一個在統一的中央領導下的俄國的黨內去，而是要分割成有幾個領導中心的幾個政黨，而這一切都是為着加強階級之統一！我們想使得各民族底無產者相互接近，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辦法？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回答說：「把無產者相互推遠點，便能達到目的！」我們想把無產者聯合到一個政黨裏，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辦法？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回答道：「把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分散成個別單獨的黨，你們便會達到目的！」我們想消滅民族間的界限，應採取怎樣的辦法？他們便回答道：「用組織的壁壘鞏固民族間的界限，便會達到目的！」這便是對我們——在同樣的政治條件中進行着鬥爭的，和有着共同的一個敵人底俄羅斯無產者勸告的話！總而言之，他們是對我們說：照着敵人的利益去做吧，並且用你們自己的手葬送你們的神聖目的吧！

假使我們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同意一分鐘，且跟着他們走——我們看一看，他們把我們引導到那裏去！俗語說：跟着誑謊者走，一直走到說到底罪惡裏。

假設我們聽了聯邦主義者底話而建立了各個單獨的民族黨，這能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這並不難了解。假如說直到現在，當我們還是中央派的時候，我們的主要的注意力會是放在無產者底地位之共同條件上，放在他們的利益之一致性上，而關於他們「民族上的區別」，只是在與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衝突的情形上才提到。——假如說直到現在我們的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俄國各民族中的無產者在什麼地方能相互一致？他們有些什麼共同的東西？足以使我們在它的基礎上建立起全俄國工人底一個黨中的政黨？那末，現在，當「我們」成了聯邦主義者時，我們的注意力却轉移到另外一個主要問題上：俄國各民族中的無產者相互間的區別是什麼？他們之間有什麼差別，足以使我們在它的基礎上建立個別單獨的政黨，這樣，對於中央派，「民族差別」是次要的，而對於聯邦主義者，便成了各民族政黨的基礎。

倘若我們要依着這條道路進行，那末，我們遲早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例如說，阿美尼亞無產者底「民族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差別，是完全和阿美尼亞資產階級的「差別」是一樣的，說阿美尼亞無產者和阿美尼亞資產者有同樣的習俗和特性，說他們形成了「個人民」，一個不可分割的「民族」。●而這就和那「共同行動底基礎」相差不遠了，不論有產者和無產者都會站在這基礎上，並且作為同一「民族」的成員而相互握手。專制沙皇底僞政策會要成為這種友誼底「新證據」。階級對立性的說法，在這裏會成為「不適當的教條主義」。而且還有某些詩人的手會寫「勇敢地」彈中那還在俄國各民族底無產者中間存在着的族性的民族之弦，使它們發出相適的音調。沙文主義之騙術將會受到信託（信任），朋友會變為敵人，而

敵人會變為朋友，會要發生一種混亂，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會要瓦解！不是要我們消滅民族間的界限，而是由於聯邦主義者的恩典，要我們用組織的牆壁把這界限更強化起來；不是要我們向前提進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性，而是要把它搬到後面，且使其受到危險的試煉。專制沙皇「會要從心裏愉快活」，因為他任何时候也不會得到像我們這樣的不用驕傲的助理人。

這算這是我們的目的嗎？

結局是，當我們正需要一個統一的、精幹的、集中的黨，它的中央委員會要能够在轉瞬間使全俄國的工人站起來，而且領導他們向專制和資產階級作堅決的衝鋒時——在這時我們手裏却被塞進了一個畸形的、分做爲個別黨派的「聯邦主義同盟」！給我們生了锈的武器，以代替那尖銳的武器，並且安慰道：你們用這個會更迅速的結束您們血腥的敵人！

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要我們引導去的所在！可是因爲我們所求的不是「民族界限之鞏固」，而是它們的消毀，因爲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生鏽的武器，而是能將現在的非正義連根拔除去的尖銳的武器，因爲我們要留給敵人的不是歡愉，而是苦楚，我們是要把他們殲滅，因此很明白的，我們的神聖任務是離開聯邦主義者而另外去找一個更好的解決「民族問題」的答案。

II

前面我們所講的，是說不應該怎樣解決「民族問題」。現在我們又要講一講，應該怎樣去解決這一問題，就是說，社會民主工黨怎樣解決它的。

首先必須記住，在俄國活動的社會民主黨，把自己稱作俄國的（而不是俄羅斯人的）政黨。很明顯的，它要以此指示我們說，它在它的旗幟之下將要集合不僅是俄羅斯人的無產者而且是全俄國各民族底無產者，所以它採取一切方針來消滅在他們中間建築起來的民族界限。

其次，我黨掃除了那蒙蔽着「民族問題」而使它顯出一種神秘的外表來的籬幕；把這問題分析成一些個別的要素，把其中的每一個要素都賦與了階級要求的性質，並且以個別條文的樣式將它們敘述在綱領中。它這樣明顯地指示我們道：所謂「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自己本身是沒有任何價值，這些「利益」和「要求」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爲它們正在推進或者能够推進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性，無產階級的階級發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用這一切明顯地指出在解決「民族問題」時它所站的那條道路和它所採取的那樣立場。

「民族問題」是由那些部分構成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的先生們要求的是什麼？

（一）「俄國各民族所需要的公民平等權」。

在俄國存在着的公民之不平等鼓動着他們！他們想給俄國各民族歸還被政府所剝奪了的公民權，所以給這些民族要求公民平等權？而我們，我們難道會反對這個要求嗎？我們極端了解公民權對於無產者是有多麼大的意義。公民權——這是鬥爭的武器，剝奪這些權利就等於剝奪武器。而誰不知這，無武器的無產者不能好好地作鬥爭呢？對於俄國無產階級所必須的是要俄國各民族底無產者好好地鬥爭，因爲這些無產者愈要鬥爭的好，他們的階級自覺性將會更發揚，而他們的階級自覺性愈發揚，則俄國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性，將會愈緊密。是的，這一切我們是知道的，所以我們爲俄羅斯各民族底公民平等，用我們的全副力量在鬥爭着，且將繼續鬥爭！您們讀一讀我們黨綱第七條，在那裏我們的黨指出關於「全體公民平等，不管他們的性別、宗教、種族和民族」——於是您們可以看見，俄羅斯社會民在十萬自己負擔着這些要求之實現。

(二)「對於俄國各民族之語言文字底自由」

俄國各「異種」民族的無產者差不多都被禁止用本族的文字學習，在社會的、國家的及其他的機關中被禁止用本族的語言講話——這個事實激動他們嗎？真的，激昂得有道理！語言文字——是發展和鬥爭的武器，各個民族有各個不同的語言文字。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要使得俄國各民族底無產者有充分權利享受那個語言文字——他們能够用它較自由地受到教育，他們用它在會議中，社會的、國家的及其他機關裏能够更好地和敵人作鬥爭。這樣的語言文字已承認是本族的語言文字。有人在刻奪各「異種」民族底無產者的本族語言文字，然則我們能夠默而不言嗎？——他們這樣說。可是，我們的黨綱對於俄國無產階級關於這個如何答覆？你們讀一讀我們黨綱底第八條，在那條內我黨要求：「居民應有以本族語言文字受得教育的權利，由國家和自治管理機關出資保證建立這樣必需的學校；每個公民在會議上用其本族語言的發言權；在一切地方社會機關中和國家機關中民族語言文字和國家語言文字之平列實施。」——你們讀一讀這一切，便會確信，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自己負擔着這一要求之實行。

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還要求什麼呢？

(三)「對於俄羅斯各民族之自治權」

他們借此想說，不能把同一的法律同樣地實施於俄國國家底各個不同的特殊習俗條件和居民成份互有差別的地區？他們想要給予這些地區以權利把一般的國家法律使之適合它們的特殊條件？倘是如此，倘是他們的要求內容是如此的——那末，必須給它加上一個適當的形式，必須撇棄民族主義的煙幕和混亂性，而用正確的字眼來說明事物。假若他們依從這個勸告作，那麼們會確信：我們一點也沒有反對這樣的要求。我們完全明白，俄國國家底各不同之地區相互有着特殊風俗條件和居民成份之差異，不能一律地實施國家憲法，必須要讓這些地區有權利把一般的國家憲法應用在這樣的形形式上，使它們能享受較大的利益，能更充分的發揮在人民中已有的政治力量。俄國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要求這個。而且假使他們再讀一讀我們黨綱底第三條，在那條中我們就要求「廣泛的地方自治，對於那些俱有特殊習俗條件和居民成份的地區，要求州區自治。」——那末，他們會看見，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先濂除了這個要求的民族主義的烟幕，然後自己才負起對它的實行。

(四)他們對我們指出了那沙皇的專制——它野獸般地追蹤着俄國各「異種」民族底「民族文化」，它殘暴地干涉着他們的內部的生活且從各方面壓迫他們，它強盜般地毀滅了（且繼續毀滅着）芬蘭人民底文化機關，殘暴地掠奪了阿爾民民族的財產等等？他們要求保證能不受專制底「盜賊的暴行」而我們，我們難道就看不見沙皇專制的暴行，難道我們沒有經常為反對這些暴行而鬥爭嗎？現在任何人都明白，當前的俄國政府是如何在排斥着和殲滅着俄國的各「異種」民族。同樣毫無疑義地，政府的這種政策是一天一天地在使俄國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性腐化，並且使它受到危險的試煉。所以，我們隨時隨地都要反對專制警察的暴行，使得不僅僅這些民族底有用的制度，甚至那無益的制度也要得到保衛，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告訴我們：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權利消滅或發展自己民族文化底這面或那面。讀一讀我們的綱領第九條吧。我們黨綱底第九條中所說的不正是那些事嗎？附帶說一下：它在我們的敵人以至於朋友中不是都引起了紛紛的議論了嗎？

在這裏會有人要插嘴進來並且勸告我們停止關於第九條底言論。為什麼呢？我們向他們回答道：「因為」我們綱領底這一條和同一綱領之第三、第七和第八條「基本衝突着」，並且，假使給予各民族依照自己的意志創立自己民族的一切事業的權利（見第九條）時，那末，那時在所謂的綱領中便不應給第三、第七和第八條遺留任何地位，而且相反的，倘若這幾條留在綱領中，那末，無疑地第九條是應從綱領中取締的。「薩哈爾特維洛」無疑也說了類似意味的話——當它帶着它自己特有的那樣輕浮性在發問時：「如果有人對民族說：我給你以州區自治而同時又要使它記着，它有權利依自己的酌量建立自己民族的一切事業——這還有什麼邏輯？」（見「薩哈爾特維洛」第九號）「可見得」綱領中是混入了邏輯的矛盾，「可見得」爲

着取捨這個矛盾必須從綱領中除去某一條或幾條！是的，應該「無條件地」除去，不然，請看吧，邏輯自己就會用非邏輯的「薩哈爾特維洛」底話提出抗議。

在這裏我們想起一個舊的傳說：曾經有過一個「聰明的解剖學家」，他控訴着「一個正式的解剖學家所應有的」一切東西：證書、履歷、工具，還有靈有靈有。他所缺少的只是一點——解剖學底知識。有一次有人向他請求解釋，怎樣把他的解剖掉案上所散置着的骨骼接合起來。於是乎，我們的「著名的賢者」便得了出風頭的機會。「賢者」帶着威風可畏和興高彩烈地神氣從事「作業」——可是多麼不幸！「賢者」對於解剖學一點也不懂得，也不知道怎樣把骨片聯系起來，使得結果能合到整個的骨骼！還可憐虫弄了好久，流了許多汗珠，但是無益！最後，當他那一切都雜亂而什麼也作不成時，他拿丁骨該底幾部份，把它們拋棄得很遠，並且同時用哲學語氣咒罵那「愚蠢的」人們，說是這些人沒有把恰當的骨片放在他的掉案上。旁觀的人對這「聰明的解剖學家」，自然是給與了譏笑。

在「薩哈爾特維洛」這裏，也發生了同樣的「故事」。它就想天開要分析我們的黨綱，但卻不明白構成我們綱領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並且不明白應該怎樣去分析它，它不明白在這個綱領底各個條文間存在着怎樣的聯繫，不明白每一個條文個別地是由什麼構成的——而却「哲學一式地勸告我們說：因為我不了解你們綱領中底這一些的條文，因此（？）必須把它們從綱領中刪除。

可是我不願意譏笑這本來已够可笑的「薩哈爾特維洛」——這就是所謂的：不打擊戰敗者。相反的，我甚至準備在闡明我們的綱領上給它以幫助，但有條件，要（一）他本人肯承認自己的無知；（二）注意聽我的話，而且，（三）對於過錯不要用嚴厲的腳去加以指詆。

事情就在這裏，我們綱領底第三、第七和第八條是在政治集中制底基礎上產生的。當我國社會民主工黨把這幾條寫入自己的綱領中去時，是依據着這樣的一種估計：即所謂「民族問題」之「根本」解決，所謂我國各「異地」民族之「解放」，當着政治統治尚在資產階級手中時，一般的講，是不可能的。還有兩方面的的原因：第一，目前經濟的發展漸漸地鋪設着各「異種民族」和「俄羅斯」之間的橋樑，樹立着它們相互間更多的聯繫，於是這樣產生着在這些民族底資產階級之領導當局中的友誼感覺，這削弱着它們的「民族解放」企圖的基礎；第二，一般的講，無產階級不會支持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因為直到現時一切這樣的運動的經過都是有利於資產階級，它僵化了和歪曲了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性。這個一般的信念產生了政治集中制底思想和被它所制約的我們黨綱之第三、第七和第八條條。

但是這，如同以上所說的，乃是一般的觀點。

可能產生這樣的情形，在我們黨綱裏添加了第九條，正是在預見這些可能情況上才給予各民族以權利，由於這個權利他們將努力建立適合

於自己的願望（例如，完全「解放出來」）底民族事業。
也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使得這種運動對於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性之發展成為有利的。

那時我黨應如何措置呢？

就正是爲了這些可能的情形，在我們黨綱裏添加了第九條，正是在預見這些可能情況上才給予各民族以權利，由於這個權利他們將努力建立適合於自己的願望（例如，完全「解放出來」）底民族事業。

我們的黨，它有着這樣的目的，即是要成爲鬥爭中的全國國無產階級的領導者，這個黨應該有準備底應付在無產階級生活中的這樣的可能場合，且因此它會應該在自己的綱領內加上相當的一條。一切有眼光周密和有遠見的政黨都應如此措置。

但是，第九條的這樣的意思，却沒有能使「薩哈爾特維洛」的「賢者們」以及許多社會民主主義的聯邦主義者們。他們要求繪問題以「斷然」——「直接的」回答：「民族之獨立」對於無產階級有利還是無利呢？